



猪年的 棒球王

洛德·包柏漪著



洛德·包柏漪著

猪年的 棒球王

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联书店

责任编辑：倪 乐

Bette Bao Lord
IN THE YEAR OF THE BOAR
AND JACKIE ROBINSON
Harper & Row, 1984.

猪 年 的 棒 球 王
ZHUNIAN DE BANGQIU WANG
洛德·包柏漪著
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

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百花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5.25印张 72,000字

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,001—4,000

定价(平)2.70元 (精)12.70元

ISBN 7 108-00209 4 I·65

致 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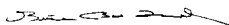
一个作家最大的痛苦，莫过于自己有故事，却无法传达给读者。幸亏，这种命运我被避免了。没有赵萝蕤、萧乾和文洁若绝妙的翻译技巧和热忱关怀，就没有中文版的《猪年的棒球王》。我对他们永远报答不尽。

包 柏 珊

一九八八年 北京

Acknowledgements

Nothing pains an author more than to have stories to tell, but no way of communicating them to readers. Fortunately, I have been spared this fate. Without the excellent skills and loving care of Zhao Luorui, Xiao Qian and Wen Jieruo there would be no Chinese version of *In the Year of the Boar and Jackie Robinson*. I am forever in their debt.



Beijing, 1988

目 录

1 月	阴历年	1
2 月	万里行	19
3 月	中国小大使	39
4 月	饿鬼	49
5 月	鼻青脸肿，焉知非福	67
6 月	我宣誓要教训青蛙	83
7 月	托斯卡尼尼散步	93
8 月	妖怪	101
9 月	秘密	113
10月	世界冠军赛	135
11月	有月饼，却没有爷爷	141
12月	星光灿烂的圣诞节	147



1 月 JANUARY

阴 历 年

那是狗年，在离纽约半个地球远的地方，住着一个女孩，名叫六妹，也叫土匪。

冬天的一个早晨，王家收到六妹爸爸的信，他云游海外已有一段光景了。邮票上蹲着一只丑陋秃顶的鸟。信纸是蓝色的。妈妈读着信露出笑容，但

奶奶却哭了，爷爷也生起气来。究竟是怎么了？六妹半点风声也打听不到。

太不公平了，她想。难道我也得象小叭狗那样，眼巴巴地看着别人吃，等谁发善心时才扔给我一块？爸爸要是在，准会告诉我的，他绝不把我当小孩儿，当傻瓜，当影子。

不过，土匪没有胆子去问。大人说过，在正派的儒学世家里，向长辈发问是不得体的。小孩子只有等大人问话时才能张嘴。这些话已经说过有多少遍了？简直不计其数。人上了年纪才会有见识。爸爸是老祖宗的小儿子，说话仍然是不算数的。难怪他出门闯荡去呢。

她装做没事儿似的，但心里总是不安生。整个白天，大人们在她面前的举止都不自然。谁都来和她打招呼，点点头，笑一笑，逗上两句。他们对她太好了，好得有些过头。土匪觉得，自己仿佛多长了一个脑袋，而别人又出于礼貌极力不去注意。

晚上，土匪一边和四堂姐坐在床边耍豆子，一边向好朋友倾出了心里话：“出事了。而且是大事！”

“是吗？”姐姐说。“你就爱胡思乱想。记得不，上次你见人就说竹林里有金鱼游泳？结果那是个掉下

来的风筝。还有一次，你听见厨子想把洗衣婆杀掉，其实他是在磨刀杀鸡。”

土匪做了个鬼脸，随手把干豆子撒了一地。

“从前是从前。现在是现在！”

“那么，好吧，”好朋友叹了口气。“现在怎么了？”

“问题就在这儿。我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了。”她答道。

“那就算了。咱们玩吧。该我了。六个一把。”

“不行！”土匪叫起来，一把抓住四姐的手。“你想想，好好想想！妈妈笑，奶奶哭，爷爷生气，这是为什么？”

四姐耸耸肩膀，拆起辫子来。她总爱摆弄自己的头发。

土匪使劲地想着，她生气朋友不理她，也庆幸四姐再打扮也是丑八怪。

盆里的炭快灭了，屋里一下子冷起来。姐妹俩忙钻进被窝，豆子都掀到了地板上。土匪知道应该下床去捡，但她没有动。她还有一番脑筋要动呢。

最后，土匪找到了答案。四姐已经睡着了。

“醒醒！醒醒！”

“嗯——？”

“告诉你，我明白了。记得敌机轰炸吧？一连炸了两天，咱们都钻到洞里啃煮鸡蛋。回家以后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“谁还操心那些事。”

“爸爸给咱们带来一条狗，足有小马那么大。妈妈觉得好玩，笑了，但奶奶却吓坏了，哭了，藏到月门后面，爷爷气得不得了。他说：‘小儿子，你疯了吗？你要是不想让我们把这畜牲吃掉，就把它带走。马上带走！’他的声音就象西北风，冷冰冰的。”土匪站起身，学着爷爷的样子，把手插进袖筒里。她干咳了几声，在床上走来走去，爷爷不高兴时就是这副模样。

四妹连眼睛也没有睁。她翻向里侧，身子蜷得象个虾米。

土匪扑到她身上。“还没明白？爸爸又把狗带回来了。”

“不会的！”

土匪想了想，叹了口气。“还是你对。你总是对。”她一声不响地缩进了被窝。

还是睡不着。门外的客人们走过一个个院子，传来人声、笑声、脚步声和自行车铃声。这是开心的

时候。阴历年快到了，旧帐也付清了。最后，花园小径上的灯笼熄灭了，屋里黑下来。土匪伸出手。四妹的手暖暖的。

墙那边传来隐约的歌声。妈妈又在听爸爸的唱片了。

歌声带着土匪到了几千里以外的大海上。海水不象王家所在的万级山脚下的金沙江那么混浊。大海如此宁静、墨绿，宛如一块玉石。苍天扶摇直上，极目之处透出一缕蓝色。船的样子象是鸟，缓缓地漂向岸边。土匪手搭凉篷望去，甲板上的人原来是爸爸。她喊着，挥舞着，但爸爸好象没有听见。

“爸爸！爸爸！”她喊得声音都嘶哑了。她向大海冲去，全不顾自己不识水性。很快，她只差咫尺之遥了。“爸爸！爸爸！”

她的喊声激怒了深海里正在酣睡的魔鬼。魔鬼筑起一道水墙，想阻住这个入侵者……

哗啦！她惊醒了，脸上湿漉漉的。

“看你把我弄的，你这个土匪！”

土匪坐起身，发现四姐已经走了，保姆玳玳四脚朝天倒在地上，身旁扔着一个摔破的水罐。闯祸

的豆子满地都是。

土匪刚要道歉，玳玳就嚎啕大哭起来，那张皮包骨的脸挤成一团，就连魔鬼见了也会吓一跳。厨师说得对，就是拿一百箱嫁妆，也休想给玳玳买来一个驼背瘸腿的丈夫。

“土匪，这次可抓住你了。你自己跟奶奶说去。我把碎片拿给她看！”保姆站起来，把一块碎片在土匪面前晃了晃。

土匪一把推开她的手。“不就是个普通瓦罐么？又不是明朝的！”

玳玳挤出一丝奸笑说：“什么？原来你忘了，现在是新年！对，土匪，正过新年哩。”她咯咯笑着走了出去。

阿弥陀佛！土匪倒霉了，倒了大霉。奶奶是王家的老祖宗。她的话没人敢不听。她总是叨唠，逢年过节万万不能打破东西，不然会带来坏运道，往后三百六十五天都会倒霉。要是惹得奶奶发了脾气，那才真会倒霉呢。

土匪赶忙下床，用四姐水罐里剩下的水洗洗脸，穿上衣服，梳好辫子，又认真地把房间收拾了一遍。这也是奶奶的规矩。不许有尘土，不许乱放东西，一

切都要顺顺当当，好迎接新年。

大衣柜是花梨木做的，又高又大，柜底下放的鞋子也得摆正才好。这时玳玳出现在门口。她咧咧嘴，好象对面站着的是个媒婆。“小姐，”她露出幸灾乐祸的神色。“小姐，老祖宗请你到她房里去。”

“马上就去吗？”

“马上就去！”多嘴婆故意深打一躬，转身走了。

土匪觉得召见自己的是个正在气头上的皇上。这次不会只是骂上几句、打三下竹板了，要重得多。但一定得服从，谁都不敢违抗老祖宗。她急忙跑到洗脸架旁，抽出一块毛巾，垫在裤裆里。还有……非得想点办法不可，让奶奶心软下来。要琢磨一下。要抓紧，免得再加一条罪状。想一想，谁能帮忙呢？

对，不成问题。找九堂弟去。九弟又叫元宝，是家里的心肝，宝贝孙子。土匪每次想弄几个铜板买瓜子或话梅吃，就让元宝去求奶奶。老祖宗总是百依百顺。他要是肯替土匪哭上一桶眼泪，兴许就救了她的命。

那个胖小子在哪儿呢？他最讨厌走路，喜欢人抱。堂姐们都在准备过节，他大概还象菩萨似地坐在床上，等着脚伕呢。

土匪跑出门，沿着廊子经过母亲的房间，穿过假山花园，来到三伯父的院子。她踮着脚尖儿走过书房。伯父算帐时最怕打扰，可他的帐总也算不完。她听见伯父一边嘟囔一边拨算盘珠子，想法子多捞一个铜板。可怜的二伯母，不管她怎么吵嚷，用尽心计，丈夫还是不肯放松钱袋。不象爸爸，伯父从不送礼，也就尝不着奉献的快乐。

元宝正坐在床上。土匪一进屋，他就伸出胳膊。土匪禁忍不住亲了他一下。他就像个包子，可爱、滚圆。

“去看奶奶吗？”

“是啊！今天可没有铜板。我把你一放下，你就抱住我的腿，死不撒手。这是新游戏，懂吗？”

“抱住腿，不撒手。”

“你要是一撒手，就输了。”

“我不撒手。”元宝又伸出了胳膊。

土匪抱起元宝，沿着小路绕过荷花池，跨过拱桥，慢慢走到老祖宗的房前。

到了门槛，土匪犹豫了。是鼓起勇气进去，还是壮着胆子逃跑？老一辈女眷都坐在屋里，就连九十三岁的太姑婆也在。这证明奶奶的告诫是对的：不

吉利。倒霉就在眼前了。

“孙女儿，进来吧。”

土匪使劲抱了抱元宝，慢慢移到屋子中间的雕花木椅前面，两眼垂在奶奶那双踩在小板凳上的小脚上。

她把元宝放下。小家伙扑通跪倒，一把搂住她的左腿。

“您早，奶奶。”她小声说，眼睛仍盯着奶奶的脚。那双脚小极了，就象一对小巧的红辣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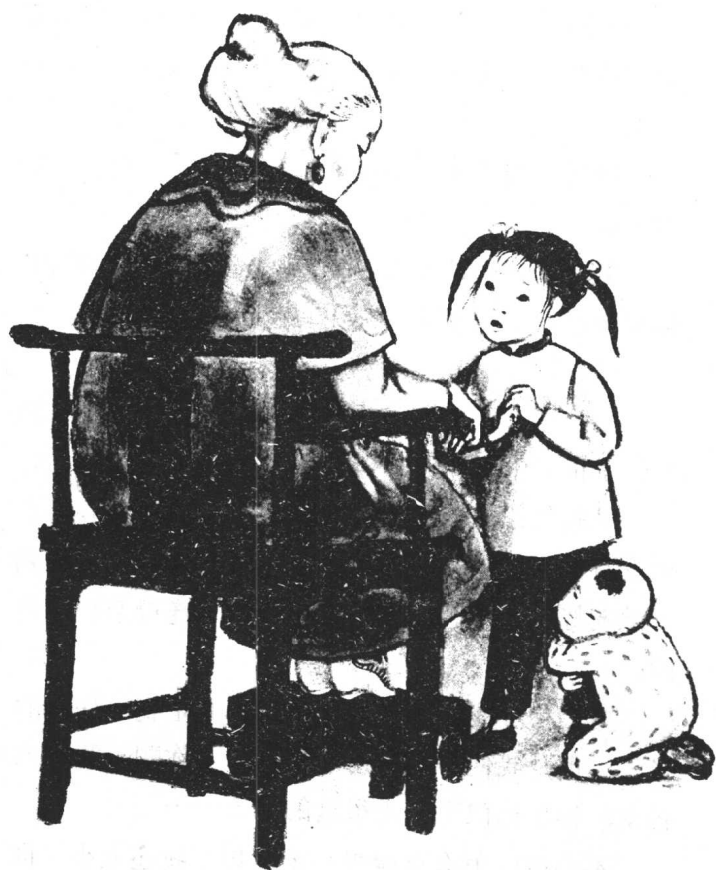
“看着我，孩子。我有要紧话跟你说。”

一百鞭子？抄一万个字？在屋里禁闭十万个钟头？土匪后悔当初没有把豆子捡起来。

她挤挤眼泪，抬起头，目光正与老祖宗相遇。谁也没有说话。土匪四面望望，想在其他人脸上找到一丝友好的表示。但谁都没有笑意，连母亲也绷着脸。

“孙女儿，我活了这把年纪，今儿是我最伤心的日子，也是我们一家最伤心的日子。你啊，我的六孙女，得出远门了，去很远的地方……”。

不会的！怎么可能呢？土匪想。我还太小，谁来照顾我呢？眼泪大滴大滴落下来。



“奶奶，”她哀求道：“饶我这一遭吧。以后我一定当心。只要我活一天，就再也不会过节的时候打碎东西了。我保证。您千万别把我送走。”

“你胡说些什么呀？我并没有撵你。是你爸爸带信来要和你妈去。他决定不回重庆了，在美国定居，你爷爷已经同意了。”

原来是那封信！怪不得妈妈笑，奶奶哭，爷爷那么发火呢。啊，爸爸，她想，咱们总算要团圆了！

土匪心中一漾，不由地露出笑容。但她又看到奶奶凄凉的神色，想跑过去安慰她。

扑通，土匪摔倒了。原来元宝信守诺言，还搂着她的腿哩。

王家的女人们都围过来，七嘴八舌地叫着。

“哎呀，好可怜啊！你以后可怎么办哪！”

“象犯人似地发配到那么远的地方去。”

“没有家里人照顾，身边尽是些生人。”

“而且都不是中国人。”

“还有那些牛仔和印第安人。孩子怎么能长在那种地方？整天不是子弹就是弓箭！”

“总是吃连血还没有凉的狗仔和生肉，你会饿死的！”

“你怎么能长成大家闺秀呢？美国不尊重孔夫子。美国是个异邦，是地道的蛮夷。”

她们一个劲儿地说着，活象是出殡时雇来的哭丧妇。但是土匪并不害怕，她相信爸爸。出不了事儿的，她对自己说。不会倒霉。猪年宜出门旅行，宜探险，会双喜临门。

天都蒙蒙亮了，狗年的最后一天才告结束。谁也没有睡觉，连元宝也没睡。老人说，除夕晚上做恶梦，往后就注定要倒霉。为了保证不做恶梦，王家的床铺全都空着，直到曙光初照，危险才算过去。

高大的祠堂里张灯结彩，锦幛高挂，远近的本家都来庆贺。到处是花团锦簇，宛如万花筒里的彩色玻璃片儿。穿的袍褂都是闪亮的绫罗绸缎，不少还绣着金丝银丝，毛皮里儿，镶着金属小亮片和珠子。

有几件袍子，象土匪那件，还沾着全族人刚用过的那顿十二道菜的宴席的油渍。没关系。吃年夜饭的时候没人发难，即使来个野人在汤碗里洗脸也无所谓。有几张脸，象土匪的，倒是应该洗一洗，在汤里也行。放烟火时这些脸靠得太近了，挂满了炭